

評介《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

A Review of *Against Diaspora: Discourses on Sinophone Studies*

江河清

美國 American University 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hoching.jiang@american.com

作者：史書美

書名：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17 年 6 月

ISBN：978-957-08-4949-3

在《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一書中，史書美主張以「華語語系」（Sinophone）的概念批判關於「中國性」（Chineseness）的霸權與同質性，同時重新檢視帝國與後殖民的論述（頁 6-7）。「華語語系」的概念是對中國和中國性的一系列批判，這些批判包含了漢人中心的種族邏輯、「中文」一詞的單語霸權、「海外華僑」的認同論述、藉由「離散中國人」掩飾持續的殖民狀態等。作者認為關於「中國」的用詞普遍概念模糊，這個模糊的特質在知識討論和政治修辭上都有大有問題。在討論中國的時候，國籍（中國公民）、族裔（華人）、語言（中文）常被混為一體，這樣的含混不清進一步成為權力運作的空間。舉例來說，當代中國政府為了政治經濟利益，不斷以「海外中國人」的修辭召喚忠誠，但另一方面這些「海外中國人」或「離散中國人」又常被他們的在地政府視為永遠的外國人，合理化在地的種族和移民偏見。

然而，作者認為光是對中國批判就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對中國的批判傳統長期被忽視或被誤解為簡單的冷戰對立邏輯；在美國學界，左派學者常對「社會主義中國」投注浪漫情懷，以致於無法或不願對中國批評（頁 6-8、272）。史書美提出以「華語語系」的研究的對象範疇，藉此回歸並延伸長期被學界忽略的中國批判。在她的定義裡，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意在「關注位處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以及霸權生產邊緣的華語語系文化，其焦點放置在中國的內部殖民與從中國移民至各地區後形成的華

語語系社群」（頁 9），這些社群包含了「中國以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族群，以及中國地域之內的那些少數族群」（頁 36）。她也強調華語語系是一個多維批評（頁 10），而且不只是批判作為帝國的中國，同時也在帝國之間進行批判（頁 226、240、286-287）。

史書美指出各地華語語系群體的形成有三大歷史過程，包含大陸殖民、定居殖民、移民和遷移（頁 10-19）。首先，她反對一味將現代中國視為受害者的民族史觀，這種史觀忽略滿清帝國在大陸殖民擴張的事實（頁 11-14）。第二，當移民從中國到另一個地區組成當地的「多數人口（如台灣和新加坡）或數量可觀的少數人口（如馬來西亞）」，可以視為定居殖民的模式（頁 14-15）。對比政治經濟強勢的大陸殖民和定居殖民模式，還有第三種華語語系社群，集中於西半球、佔族群人口比例少數、政治或經濟較弱勢的華語語系移民（頁 17-18）。

儘管史書美描述華語語系社群的歷史形成過程時，仍然使用「殖民」的概念，但她認為華語語系研究和後殖民研究仍有所差異（頁 54-59）。舉例來說，定居殖民的模式是一種持續性的結構壓迫（例如漢人在台灣對原住民的定居殖民），永遠沒有完全解除殖民的可能，華語語系的研究也就跟一般殖民者離開的後殖民研究有所區隔。在歐美諸國的華語語系社群，則偏向少數族群研究，無法直接套用後殖民的概念，甚至跟後殖民研究有競爭的關係。然而，我認為後殖民研究未必要以殖民者離開為前提，歐美少數族裔研究和後殖民研究在研究發展上，也未必總是競爭的關係。

另一方面，史書美指出華語語系群體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但華語語系研究則是一套批判理論。華語語系作為歷史發展的現象，「並不自動就有任何批判性」（頁 62），但華語語系作為一套批判理論，則是知識研究的取徑。然而，這樣談法，也帶出來了華語語系研究的定義問題，例如華語語系文學研究是否包含正統中國文學？作者質疑這類提問本身，還是把中國放在華語語系的思考中心，這樣的提問正是起源於沒有清楚區分華語語系作為歷史事實與批判理論的差異（頁 70）。

作者更進一步從華語語系研究思考理論和亞洲的概念關係。她認為有必要反思知識生產上西方（the West）與他方（the rest）的二元對立，因為這組概念對立一方面建構西方理論和亞洲現實的不對稱關係，同時抹除雙邊內部特定的異質性（第 3 章）。舉例來說，這組二元對立在知識生產的效果，造成西方的美國忽視內部的殖民現象，他方的中國也在這組對立中，掩飾其帝國擴張和壓迫。

在最後一章，作者比對香港、馬來西亞、美國的華語語系文學，及其特定的歷史與政治經濟條件。華語語系社群的表現，例如馬華文學對於古典中文的「戀字癖」、亞美

文學的種族創傷和憂鬱、追求去殖民的香港文學，都是特定歷史情境底下的文學生產。如同作者在導論中指出，華語語系文學是存在於「特定時間與地域的一種情境文學」（頁 23-25）。

在書末附錄訪談裡，許維賢描述華語語系研究仍處於初步階段，「要不斷表態不斷表態 Chinese 這樣的一個種族化的標記」，對比英語語系研究早已脫離 English 的種族化標記（頁 238）。綜觀全書各章，史書美反覆釐清華語語系研究和中國的概念關係，她反對一再以中國為軸心，思考華語語系的歷史與文學。換句話說，華語語系研究關注中國、批判中國，但在知識上嚴厲反對以中國的概念宰制華語語系的批判思考。因此，她不斷強調華語語系不只是批判中國，同時也關注其他帝國對於華語語系的歷史形塑和宰制。

我認為可以更進一步推論作者的主張：華語語系研究在思考上要解除對於中國和中國性的執著和迷戀，才能有效拓展批判視角，但另一方面華語語系研究仍然關注中國和中國性，目的是為了理解華語語系在不同歷史情境底下的遭遇。由此看來，史書美主張「華語語系」是要改變長期以來我們思考中文、中國性、離散中國人等等，這一整塊以中國為起源或核心的思考模式，轉化為分散的、在地的華語語系批判，而批判的對象不只是中國，還有各種歷史和當下的權力運作。

此外，對於熟悉華語語系美國文學的人來說，我認為史書美的討論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史書美在概念上擺脫中國的宰制，但同時又可以保持對於中國的關注與批判。同樣的理由，這個論點在台灣也是有說服力的。對台灣文學來說，史書美強調台灣歷史具有連續、重疊的殖民經驗，以及近代各種族群遷移，因此台灣文學研究的是多語的文學，並超越華語語系本身（頁 71-74、134-135）。然而，我認為台灣在政治和情感上對於中國的親近或抗拒，跟美國的華語語系群體，是非常不一樣。我們必須小心我們對於中國的情感狀態，如何引導我們排斥或擁抱華語語系的批判。

最後，我認為作者主張的是一個宏大的華語語系框架，藉此含括各地的華語語系文學與群體，並提出比較性的理論視野，對抗過去以中國和中國性為核心的知識生產。然而，我認為華語語系的批判，強調在地性、歷史情境、多維視角等，其實都在華語語系被提出來之前。舉例來說，關於華語語系對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史書美主張要「把台灣放回世界」的脈絡裡檢視，並同時以台灣為起點理解世界，而不是一種為帝國服務的區域研究，更不是在知識上為西方再殖民的後殖民研究（頁 126-130）。華語語系作為一種批判理論，正呼應許多台灣文學研究者過去強調「在地性」或「台灣性」思考台灣文學與世界的關係（頁 74-75）。